

吴昌硕的姑苏情怀与追忆

■王琪森

在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的生命档案与从艺时空中，苏州有着编年史的意义。从光绪六年庚辰(1880)的新春，37岁的吴昌硕踏着爆竹的碎红来到苏州，至1912的人间四月天，69岁的吴昌硕告别寒山寺的钟声乘船赴上海，吴昌硕结缘苏州整整32年。

前不久，为了探访吴昌硕在苏州的生活从艺之地，我在苏州文史专家冯雷的陪同下，沿着吴昌硕的生活印迹，探访了这座颇有雅量、充满友善、富有温情、崇尚平等的古城。

当年的吴昌硕作为“一耕夫来自田间”的乡村贫寒文士，来到苏州谋生打工作“苏漂”，苏州城中那些高官大吏、名士宿儒如俞樾、吴云、潘祖荫、吴大澂、顾文彬、朱祖谋等对他关照、提携。姑苏城中的画斋书楼、名园高堂如曲园、听枫园、怡园、过云楼、窈斋、滂喜斋、两叠轩等都对他敞开了大门，使他如沐春风，呵护了一颗艺术的种子。这是一座千年文化古城的城市精神，也是令人缅怀的一个文心雕龙的时代。

【曲园】吴昌硕的精神家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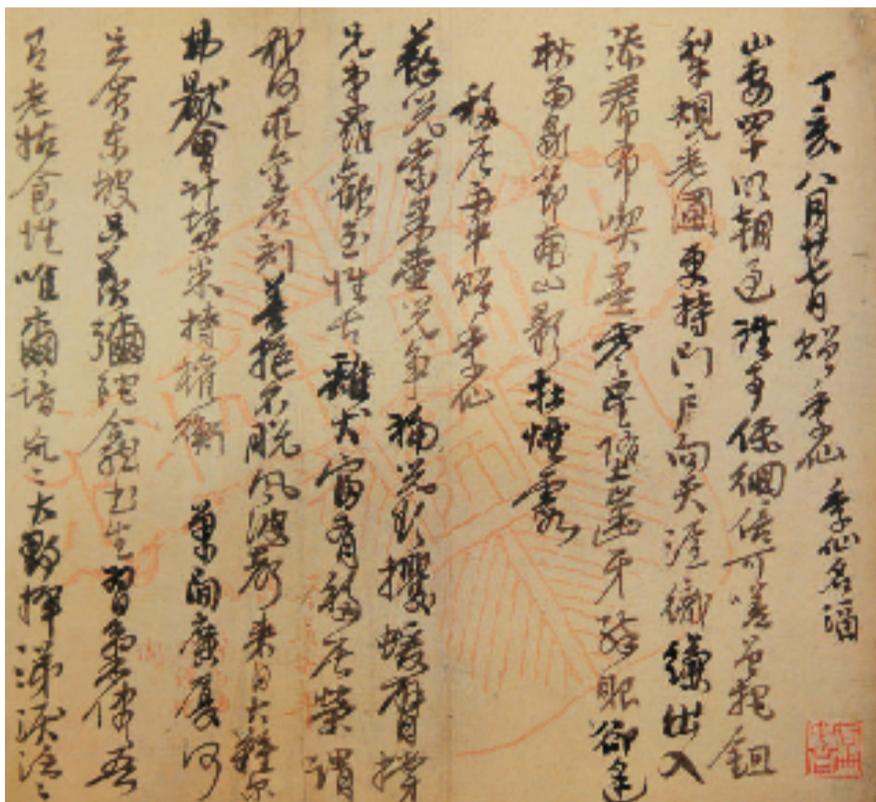
探访吴昌硕在苏州生活从艺之地的第一站是曲园。如果说大隐隐于市的话，那么位于人民路马医科43号的曲园就隐于闹市的小巷深处。粉墙黛瓦的正宅门上嵌有俞樾自书的石匾“曲园”。因其地如曲尺形，取老子“曲则全”而命之。进门即是轿厅，正中挂着一幅俞樾的油画肖像，老人手持拐杖，面容清癯，目光睿智，一派学人风范。上面的横匾系李鸿章所书：“德清余太师著书之庐”。民谚云：“李鸿章只知做官，俞曲园只知著书。”吴昌硕是有幸的，清末一代学术巨子俞樾是他的第一位正式拜师入学的老师。早在同治八年(1869)年，24岁的吴昌硕带着一口浓重的鄞吴乡音负笈杭州西子湖畔，就学于孤山脚下俞樾办的诂经精舍，主攻文字学、辞章学与书法。从此，恩师的风骨、学识影响了他的

一生。曲园狭小简朴，但却清逸雅致，内蕴着高迈之气。这是俞樾于同治十三年(1876)年在友人的资助下，购地而建。这是俞樾当年艺友雅集、文朋诗会及讲学授课之地。“春在堂”为曾国藩手笔，下是吴大澂篆书的“春在堂记故事”，花格窗外竹叶婆娑似风语耳畔，尤闻俞樾对弟子吴昌硕的循循善诱。当年吴昌硕在相近的听枫园任家庭教师，在午后或晚上，他时常过来看望先生，请学问艺。

步入沿墙狭窄的长廊，粉墙上陈列着俞樾书法的碑刻，其中有著名的枫桥夜泊诗。出长廊便是别有洞天的袖珍园林，山石高耸奇崛，斗方小池名曰：曲水池。清静如镜，锦鲤嬉戏，小池上方即是筑在山石上的“迴峰阁”半边亭，俞樾当年很喜欢在这里和吴昌硕一起夏闻蛙鼓秋听蝉，春赏牡丹冬观雪。一代文宗培养了一代画宗，曲园，成了吴昌硕的精神家园。

【听枫园】设帐授课遇恩公

从曲园出来后拐个弯即进入金太史



吴昌硕 书法

巷旁的庆元坊12号，这就是当年苏州知府吴云的听枫园。青黛石门框上，亦有刻匾“听枫园”，旁边挂着一块“苏州国画院”的牌子，这里并不对外开放，好在冯雷兄与画院相熟。

在倚霜亭内，苏州国画院的二位副院长刘懋善、孙宽正在观看画册，我们面对松风蕉影、听着琴声鸟鸣，共同缅怀了江南吴门画派与海派书画的源远流长。听枫园现恢复的仅是书斋庭园一隅，但也是全园的精华所在。

听枫园馆东侧为吴云的书斋“平斋”，其前有清池一泓，水草丰茂，鱼跃清波，叠石弯道而上，即是吴昌硕当年做家庭教师时寄居的墨香阁。阁的下层隐伏于池水山石间，草木古藤相拥。阁顶与假山巖相衔，凌霄花层层相迭，好一个清雅出尘之地。如果说俞樾是吴昌硕的恩师，那么吴云就是吴昌硕的恩公。吴昌硕初来时借居在城中的小旅馆内以鬻字刻印谋生，境遇落魄，生计困难。吴云悉知后马上向这位小同乡伸出了援助之手，礼聘他到其听枫园设帐授课。不仅使吴昌硕入住雅居，拥有了体面的职业，更重要的是吴云所收藏的金石碑帖、书画古印，全部向他畅开，让他在两叠轩观摩研习，从而使吴昌硕真正第一次零距离地接触了这些一流的藏品，奠定了他高蹈的艺术取向和独到的经典意识。为此，吴昌硕在功成名就的晚年，曾对吴云的后人动情地讲：“没有平斋，就没有我吴昌硕。”如今站在墨香阁前，依石临风，似乎能闻到隐隐的墨香，眷恋着无限思量。

由于听枫园园主吴云的身份地位及收藏规格，两叠轩中时常高朋相聚，藏友共鉴，吴昌硕在这里也先后与庙堂高官、收藏巨擘、艺界宗师潘祖荫、吴大澂相识，尽管他们地位悬殊，但潘祖荫的滂喜斋、吴大澂的窈斋均请吴昌硕前去观瞻鉴赏，由此奠定了吴昌硕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资源与人脉关系。如今两叠轩已不复钟鼎彝器、碑刻拓片、古玺汉印的斋设，但那古朴的花格

窗，依然留存着金石雅韵与翰墨思恋。

【怡园】“七子”美好相逢

与听枫园相邻的怡园，位于人民路1265号。进入并不张扬的园形洞门，呈现在眼前的景色如画山绣水般瑰丽多姿，于精致旖旎中见典雅书卷之气。几乎是一步一景，景随步移。秀亭华堂，名轩雅阁。嘉树名卉，风情万千。遥想当年吴昌硕置身其间，和文朋艺友们赏景吟诗、鉴品书画，是何等的心旷神怡。如此雅致优美的人文环境，如此友善温馨的从艺氛围，这对命运浮沉、处世谦卑的吴昌硕来讲，是镌刻在心上笔尖的美好相逢。

过万竿戛玉、洒然清风的玉延亭，即入怡园著名的坡仙琴馆，馆匾系吴云题书。当年此室藏有苏东坡珍贵的“玉涧流泉琴”及画像。另一室为“石听琴室”，室匾为翁方纲所题。室外有一湖石如伛偻老人似躬身听琴。怡园琴会名盛江南，吴昌硕曾在《怡园琴会记》画上添作长题以记其盛。如今虽无琴会，但那风过湖石、玉涧流泉之声，依然如琴音袅袅，丝竹声声。

踏着满径的树荫，伴着幽然的松籁。怡园最后一个景点是全园正厅锄月轩，这是一座颇有新意的鸳鸯厅式。北厅为藕香榭，室内古风氤氲，一色黄杨木、楠木树根桌椅。南厅为锄月轩，旧时植有梅花百株，冬天可赏梅观雪，冷香飞上诗句。轩中“梅花厅事”匾上刻有俞樾撰的“怡园记”。从荷满池到香雪海，这里是当年名震士林艺苑的“怡园七子”顾若波、金心兰、胡三桥、倪墨耕、吴秋农、顾文彬、吴昌硕的诗文书画雅集之地。

【过云楼】前世今生的邂逅

被誉为江南第一家藏书楼的“过云楼”，就在怡园不远处的铁瓶巷。世有“江南收藏甲天下，过云楼收藏甲江南”之称。过云楼，取苏东坡名言：“书画于人，不过是

烟云过眼而已。”

过云楼的大门依然朴素，但却厚重持穆，硬山重檐，古意盎然。鹅卵石铺的庭院中，有一口“延龄泉”的老井，至今水质清澈，天光云影，汲水源头。两边古木青翠，修竹摇曳，山石屹立。一座二层红楼安然雄峙，朱门雕栏，花格窗棂，门楣上高悬“过云楼”刻匾，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的“网红”之匾，如今举目仰视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步入室内，是过云楼历代主要藏书世系图，顾氏几代人150余年，以深切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，殚精竭虑、筚路蓝缕，以一家族之力，收集宋元古槧，明清佳刻，使过云楼成为一座民族文化艺术之宝库，经典采择，笔墨传世。

登楼而上，屋檐下挂着“过云楼”匾的真迹，系清思想家、政论家冯桂芬所书。楼中陈列着过云楼曾收藏的一些古籍善本、顾文彬编著的《过云楼书画记》及吴昌硕题字的《七友图》等，那笔画相连处，就为这前世今生的相逢。那水墨渲染中，就为这相知相遇的红尘。吴昌硕与顾家三代之谊，尤其与顾麟士更是知己，顾时常邀请吴在楼内小住几天，临画读书。

吴昌硕当年在苏州的家居之地，大都在岁月变迁中仅留遗址而已。历史的百年沧桑、世纪风云，一代大师与千年古城的传奇，演绎了锦绣吴门的华彩乐章，成就了烟雨江南的绚丽诗篇。



吴昌硕 书法